

26年灶台烟火,400万字笔墨飘香

一名后勤阿姨的“双面人生”

本报记者 毛浓曦 祝盼
 本报通讯员 蒋晓强

凌晨5时,北京城仍在酣眠,西客站附近的中铁宝桥华北区域营销中心的小厨房里,已准时奏响每天的“锅碗瓢盆交响曲”。后勤尚红开始在灶台前忙碌,菜刀与砧板碰撞出“笃笃”的声响,饭香从锅盖缝隙升腾……

26年来,这个从齐鲁大地走出的女子,以灶台为岗,以笔墨为友,一边在咫尺灶台间烹煮,一边在方寸书桌前书写。

灶台为岗,烟火为伴

1998年,尚红应聘成为该中心前身中铁宝桥北京办事处的一名后勤。从此,她独自扛起了办事处的一日三餐、内务保洁、物件收发等工作。

“那时候厨房设施简陋得很,冬天洗菜,自来水冰得刺骨,手冻得通红发紫,裂开一道道口子,愈合了又被冰水浸得重新流血;夏天灶台边温度高达三四十摄氏度,烤得人浑身冒汗,一天下来,衣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。”回忆当年,尚红不由得看了看手上的疤痕。

办事处接待着天南地北的人,为了破解“众口难调”,尚红随身携带一个小本本,记着每个人的“口味台账”。“张工不吃香菜;李总爱吃臊子面,要多放醋少放辣;马师傅是南方人,菜要清淡,少盐少糖……”这本台账,记录多年,从未间断。

2019年,办事处改制为华北区域营销中心,业务接待更加繁杂。有一年冬天,国际事业部的同事们从非洲考察归来,飞机延误到凌

晨1时。当大家裹着一身寒气走进食堂,尚红马上端出了热腾腾的白菜猪肉饺子,“知道你们在非洲吃不上家乡味,特意包了饺子慰劳”。

“铁打的尚姐,流水的同事。”26年来,营销中心的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,吃饭的客人换了一拨又一拨,但尚红对工作的标准、对大家的用心,从未改变。她采购的蔬菜必须新鲜,肉类要选择正规渠道,就连面条的软硬程度,都要根据季节变化随时调整:“夏天天热,面条煮得稍硬些,爽口不黏糊;冬天天冷,煮得软乎些,暖胃又易消化。”正是这份细致与坚守,让她的饭菜成了营销中心的一张特殊名片。

日复一日的烟火劳作、琐碎平凡,也为她的文学创作积累了鲜活动人的素材,让一篇篇带着烟火气的文学作品,从她的笔下袅袅升起。

26载笔耕不辍

“我自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,哪怕生活再忙碌,也舍不得放下心中的这份热爱。”谈及自己的文学梦想,尚红的眼神里满是光。

在山东老家时,她就喜欢阅读,常常一边做家务,一边在心里琢磨书中的文字。闲暇

时,她便拿起笔,把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写在本子上,偶尔也会在当地的刊物上发表一些“小豆腐块儿”。

来到北京后,她继续着自己的文学梦想。每天忙完三餐、做完内务,当所有人都已休息时,尚红便一头扎进宿舍,在小小的书桌前开始写作。一盏台灯、一支笔、一个笔记本,便是她的文学天地。

文学之路,不是一帆风顺的,对于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尚红来说,更是充满了艰辛与坎坷。“从初学打字到学会用电脑写作,用键盘和鼠标写出了数百万字的各类文章。”尚红从一个个拼音开始学起,利用饭后的碎片时间,一点点练习打字,眼睛熬得发红。

为了写好一篇文章,她常常熬到深夜,反复琢磨每一个句子、细节,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,都要反复修改,直到满意为止。有一次,为了写一篇关于食堂师傅的散文,她几乎熬了三个通宵。白天忙着做饭、打扫卫生,晚上就坐在书桌前,回忆食堂师傅翻炒时的动作、说话的语气,回忆那些琐碎却温暖的瞬间,一遍又一遍地修改,直到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、情感真挚动人。“写文章和做饭一样,得用心,得入味,得有烟火气,得有真情实感,不能敷衍了事。”她说。

热爱不会改变

在尚红的笔记本扉页,写着这样一句话:“人间烟火情,最抚凡人心。做好每一顿饭,写好每一篇文章,让每一个人吃得开心、住得安心、工作得上心。”

2010年,在同事的鼓励下,尚红尝试着将自己写的散文《灶台边的时光》投稿到文学网站。这是她第一次在网络上发表文章,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让她没想到的是,这篇文章一经发表,就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共鸣。有读者留言:“尚姐,从你的文字里,我看到了劳动者最真诚、最动人的模样,看到了烟火气中的坚守与热爱。”

这篇文章的成功,给了尚红莫大的鼓励。从那以后,她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,只要有空闲时间,就会拿起笔,记录下身边的一切;偶然听到的铁路建设故事,同事们加班加点的身影,菜市场摊主的一句吆喝,街角路边的无名花草,甚至是灶台边的一缕饭香,都能成为她笔下的创作源泉和故事主角。

26年来,尚红几乎把大部分人休息、娱乐的时间,都用在写作上。她累计创作了400多万字的散文、诗歌、小说等文学作品,先后出版了《纯净水》《凝香年华》《我的流年,我的梦》《岁月之暖》《灶台春秋》五本文学作品集。

其中,《灶台春秋》是她的代表作,收录了30篇厨房故事,记录了灶台边的烟火气、职工们的奋斗史,成为不少老员工珍藏的“回忆录”。

G 新大众写作故事②



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启幕

8月27日,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B区启幕。本届书香节主题为“书香岭南 学以致远”,主会场汇聚全球优质出版资源,集中展出近3万种海外原版图书及各类文创产品50余万种。图为读者在参观澳门馆。

陈楚虹 摄/中新社

G 爱书人语

我是如何克服“阅读困难”的

吴丽蓉

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,我羞于承认曾经患过一种严重的“阅读困难症”。迟至去年底,我突然实现了某种自我超越,攻克了这病症。乘着当下全民阅读的风,我决定将这件事公之于众。

先进行一下概念定义。虽然阅读的范围已经被大大拓宽,但这篇文章所指的“阅读”,不是刷一篇网络帖子,也不是零碎地看文章,而是那种最传统的阅读——也就是翻开一本书,从头到尾地读下去。

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地读一本书了?一年到头,你读了几本书?以我对周围世界的观察,这两个问题,恐怕会让很多人脸红。我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,对读书始终存有敬畏之心。每到新年,我总会写一串新年愿望清单,其中照例总有一项:今年要读50本书。然而每到年末,这件事总打不了勾。原因众所周知:没时间,没心力。为了寻找心理安慰,我会环顾四周,不读书的人很多嘛,不必心虚。我想,如今的人,差不多都得了同一种病,我管这病叫“阅读困难”。

那我是怎么好起来的呢?说起来,是从一台电子阅读器开始的。

我的好朋友先买了它,我试用了一下,觉得很不错,于是直接“抄作业”买了同款。

我又买了两年的会员,电子书商城里,市面上的图书几乎应有尽有,会员都可以免费下载。此后,我们的阅读量都大增,还会互相“安利”最近看到的好书。

其实,若干年前我也买过电子书,但那时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,后来它就沦为“盖泡面”的工具。以前我有必须要看纸质书的执念,仿佛只有翻纸质书才是真正的深度阅读。而今观念改变,习惯也跟着变了,我发现看电子书可真方便,想看什么书即刻就可以看到,墨水屏也不伤眼睛,平时出门还可以随时揣在包里,小小一本不占地方。要真想收藏某本纸质书,也可以先看了电子书再决定要不要买纸质书。

电子书,解决的是阅读的“可达性”问题。从前想读一本书,买纸质书嫌贵,对“这书是否值得买”还会打个问号,家里也没空闲放那么多书。这种犹豫,就是阅读路上的拦路虎,书都看不到,自然会“死”在阅读的第一步。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,当我在拥挤嘈杂的地铁车厢里掏出电子书时,我真懂了毛姆那句“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”。

能随时随地阅读还不够,还得有那个时间和精力。

人们经常抱怨没时间做某些事情,可如果查看一下“手机屏幕使用时长”,就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——每天看手机三四个小时的,就算用手机很少的人了,很多人动辄每

天用手机八九个小时。这个时长如果加总起来,其实非常惊人,简直令人都不敢做这个加法。

手机可谓是时间的第一小偷。短视频刷一刷,朋友圈刷一刷,购物网站刷一刷……不知不觉中,时间就刷刷地流走了。当然,可能有人觉得刷手机也没什么,正常娱乐,但对我来说,持续地刷手机过后,信息过载会令我感到焦虑,最后留下来的往往是精神上的空虚感。

有些人说自己缺乏“文化体力”,一口气看完一部电影都费劲,更别提看完一本书了。我想,人的体力的确需要重新分配。这两年,我给自己做了一场小小的互联网脱退实验——尽量少看社交媒体,减少手机使用时长。这个实验效果显著,减少网上冲浪过后,我的时间变得更多了,我的心变得更静了。相应地,我有了时间,也有了心力来阅读。

解决了工具、时间、心力的问题,彻底攻克“阅读困难”还需要最后一招:会读。

不知是天然的强迫症使然,还是文字编辑的工作让我有咬文嚼字的习惯使然,抑或两者叠加,总之,过去我有一个毛病,读书太慢,慢到自己都着急。我总想逐字逐句地看书,仿佛抠得越细,记得越牢。

为此,我跟自己斗争了好一阵,直到想通了一件事——慢,不一定记得住。我干脆

还把读书的逻辑整个翻了过来:读书,根本就不是为了记住,读书是跟智者、朋友聊天,琢磨他的想法,从他那儿获取一点知识、一点信息,或者一点启发。万事都是熟能生巧,读书也一样。读得越来越多,速度自然也越来越快。书,不必本本精读,有的可跳、可略,真正经典的,值得翻来覆去读许多遍。

真正逾越这道心理上的障碍,是去年的最后一个月。年初,我又一次给自己定了50本的年度阅读目标,到11月的最后一天,我发现才读了20本书。那天,我忽然感到一阵恐慌——照这个速度,我这辈子也读不了多少书啊,那些没读过的书,怕是真的要在我心里堆成一座图书馆了。这念头一冒出来,我就坐不住了。整个12月,我起早贪黑、披星戴月地读书,速度越来越快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今年必须完成这个目标。结果,一个月里,我居然读完了30多本书。成就感自不必说,更重要的是,在那一刻,我终于战胜了自己。

从今年开始,我不再给自己定“一年读多少本书”的目标。回头想,那种“非读多少本不可”的执念,多少有点幼稚——人只有在做不到时才需要立目标,如今能做到,也便不再执着。现在,我不怎么为读书的量焦虑,我想读得更好一点、更深一点。阅读于我,不再是一种困难,而是一种习惯,就像吃饭喝水一样。



奇幻图书馆里的别样体验

游客在“天坑图书馆”内阅读、参观(8月26日摄)。

近日,江西婺源县弦高景区内新落成的“天坑图书馆”走红网络。该馆巧妙利用天然岩壁环绕的原生天坑作为空间载体,将现代阅读体验与浪漫想象融为一体。馆内通过螺旋旋转楼梯、暖色调灯光等元素,营造出富有奇幻氛围的场景,为游客和读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新感受。

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

京城旧书香

江舟

北京历来是全国旧书流通的中心。自清代以降,琉璃厂、隆福寺等地的旧书店便吸引着南北书贾与四方学人,珍本秘籍汇聚于此,版本目录之学亦借此兴盛。

鲁迅寓京期间,日记中屡现“往琉璃厂”“购书若干”的字样。据统计,他在北京生活十余年,逛琉璃厂竟有四百余次。胡适、陈寅恪、钱穆、郑振铎、傅增湘等学人,无不与北京旧书店结下不解之缘。郑振铎在《西谛书话》中回忆,他常在隆福寺修德堂碰到胡适,两人蹲在书架前各淘各的书,偶有交流,不过“适之先生,您也来了”之类。

老北京有句俗话“琉璃厂的掌柜,隆福寺的伙计”,说的正是旧书业的门道——琉璃厂重典藏鉴定,隆福寺重跑外送书。

20世纪四五十年代,一部明版或元版珍善本,三五元即可到手。日本刊刻的《唐土名胜图会》,约是嘉庆年间出版的,七八元;明版《顾氏画谱》约十二元;清初版《芥子园画谱》十余元;清粤东五色套印本《李义山集》仅四元。这般价格,如今听来恍如梦境。

琉璃厂之外,隆福寺街也集中了好几家旧书店。曾被推为“副刊圣手”的张慧剑,曾以十元贱价买到袁世凯家的文件书札一大捆,全是极难得的民初秘档。张慧剑载回南京,后因无暇整理,捐赠给了图书馆,传为佳话。

那时的北京不但旧书多,而且搜罗容易。旧书店保留着一个老传统——对熟悉的客户送书上门。

梁启超、叶恭绰、傅增湘、陈垣等学者,足不出户而插架盈室,靠的就是各旧书店的伙计按时送书。伙计们骑自行车捆载书籍送至西郊北大、清华等教授的住宅,任主人从容挑选,年节时结账,落选的书再由伙计带回。这一行规,体现了书商与读书人之间的信任,成就了京城独特的书香氛围。

琉璃厂、隆福寺的书店,百多年来都派人到全国各地搜书。琉璃厂老伙计魏广洲曾讲:民国十年间,来青阁有人到苏州乡下收书,一位老妇人领他进了破屋阁楼,任由出价买去。到船上翻翻看,竟多是金圣叹手批本——来青阁着实发了一笔大财。另一位著名书商、通学斋的孙殿起,不仅经营旧书,还著有《贩书偶记》,成为版本目录学的重要工具书。其弟子雷梦水,亦以贩书、编目闻名,经手珍本无数。

又据掌故,清末民初,琉璃厂“翰文斋”店主韩星垣极擅辨识版本。一次,有人在书摊上以极低价购得一册破旧宋版,拿至翰文斋鉴定,韩星垣一眼认出是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,当即高价收下,后转卖藏书家,获利十倍。隆福寺街“修硬堂”店主孙助廉,经营有方,与学界往来密切。胡适、赵万里、傅增湘等常在此流连。据说胡适曾偶得一部《水经注》旧抄本,如获至宝,为此撰写了长篇考证。旧书店不仅是买卖场所,更是学者切磋学问的沙龙。

岁月流转,旧书店的黄金时代渐渐远去。那些骑自行车送书的伙计、那些三五元便可换来的明版善本、那些金圣叹的手批与袁世凯的秘档,都已化作老北京人文记忆中一抹挥之不去的墨香。今日重访琉璃厂,虽仍有中国书店等传承文脉,但当年遍地书肆、满城淘书的盛况,终究是恍如隔世了。

“繁荣中华是我家”系列丛书上市

丛书入选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图书项目

本报讯（记者吴丽蓉）近日,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“繁荣中华是我家”系列书籍上市。这是一套以儿童视角创作的精品原创图书,共分为《书于竹帛》《千年城郭》《南稻北面》《风起霓裳》《大山大河》《阡陌交通》6册,旨在引导当代少年儿童走进璀璨的中华文化,从中华民族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。

本系列丛书入选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图书项目、2025年度北京市图书出版重点选题、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2025年度出版项目。丛书将中华文化凝练为书籍、城市、食物、服饰、地理、交通等主题,立足于波澜壮阔的五千年历史文化之上,展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创造力、劳动人民的智慧,又抽丝剥茧地将文化脉络中的“细节”以小切口呈现给儿童。

系列丛书中,《书于竹帛》以中华文字和图书发展史为脉络,全面梳理文字形态和图书材质、技术的互动与发展,展现先民的智慧与不懈探索;《千年城郭》以有着悠久灿烂发展史的城市为脉络,展现祖先用他们奇妙的想象、精湛的技术和勤劳的双手,搭建起城市的历史与文化;《南稻北面》以中华饮食文化为脉络,展现中华民族利用充满智慧的创意和科学技术,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食材、调味料和烹饪技艺。